

丁惠忠 著

热闹 尽止



孤独不是命运的抛弃，
恰恰是生命永恒的馈赠，
是不为红尘所困的从容从俗。
明白生活的真谛，
是最难了，
但你必须有所明白，
要不这样你就会活得糊涂，
成为精神上的宿命。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gnet.cn

热闹尽止

丁惠忠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闹尽止 / 丁惠忠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90 - 0780 - 5

I. ①热… II. ①丁…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0397 号

热闹尽止

作 者: 丁惠忠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陈宝光

责任编辑: 郭 锋

封面设计: 西 子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65389683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 - 65933115 (总编室), 010 -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 clapnet. cn](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 cn](mailto: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 cn](mailto:guo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0780 - 5

定 价: 38.00 元

自序：我的村庄

城市高分贝似一阵流动的风，这风里裹挟着浮躁的情绪，扩张成一个庞大的无影无踪、潜伏已久的风源，出其不意地透入人的骨髓，无处躲藏。城市好像离不开热闹，可在我的潜意识里热闹的城市还不及我的村庄。

总得接触野外的楼宇、人群、物品，哪怕等夜色稍浓市声退隐一些，我去住处附近的共富路散步，买上一包烟或深夜充饥的吃食，忽然看见一个头戴黑呢帽的老人，在摆弄他卖书的地摊，有两三个人静悄悄地淘着旧书。一位穿戴朴素干净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问话，我尚未到达书摊前没有听清楚他们的对话，不过老人急忙转身从围栏旁布袋里拎出一捆书，小心地拆开绳子，逐一把一叠书铺展于脚边一块塑料垫子上。老人放下最后一本书时，我一眼看到是一本印度作家写的书，书名叫《村庄》，就花了五元钱买回家。随手翻过几次，作者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农民生活，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当时主要是被“村庄”两字吸引，况且印度也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我是在上海村庄里长大的人，村庄也长在了我的心里，生命在哪里，村庄就到哪里。村庄对于我来说，就是父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是我童年、青年、中年走过的一段回不去的旅程，但又可以追溯的一条没有终点的岁月之河，是我安顿灵魂赖以生存的故土和家园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离小镇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庄，叫一大队二小队，是我的出生地。我眼睛还未张开啼哭着寻找母亲的乳汁，那是第一口生命之源。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母亲倾其所有，每天喝白开水催乳，将我养活在这个世界上。从此，这个地方成为我一生仰视和牵挂的心灵驿站。

宅子坐落在最西边越过隔壁三小队的地界，四周都是三小队的庄稼地，有洼地草滩，另有一些盐碱地及寸草不生的荒野，一排朝南向五间茅草屋，算是家族人丁兴旺的栖身之地。我爷爷奶奶生养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伯大婶住着东边两间，但我并不记得大伯一家住过，这两间屋分给了二堂哥一家住了，大堂哥当兵在部队成家晚，小堂哥又小，随后大伯搬到半里外的南岸边新开了宅地；小伯与爷爷奶奶住中间一间，其实小伯并不在家里住，他读书好，也读得最多，去了离

家100多里的县城读书，当他结婚时也搬到大伯一家的旁边新造了两间房。两个姑妈在我出生前就出嫁了。

我父亲是爷爷的二儿子，住西头两间。听我父亲说，在爷爷那一辈是迁徙过二次居住地，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太祖辈曾在何处落脚谁都不清楚了。而这五间茅草屋是延续时间最长的老宅子，它是我打开生命之门的源头，承载一段贫穷记忆的起点。我的哥哥结婚后，西边两间屋让出来给了哥哥嫂子居住，我父亲在西边两间屋南墙隔一个弄堂造了两间坐西朝东的茅草屋，我与父母、姐姐住一起，一直住到姐姐出嫁，我接着住到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这一房的子女是在二小队出工，而爷爷一家和二堂哥一家，以及南岸边大伯、小伯两家，包括邻居都是三小队的，就我们一家出工朝东跑很远的路才到小队地界种地。从我记事起，父母好像一直忙着修补房子，出工早出门，收工急着回家烧饭、喂猪、宅边自留地种各种蔬菜、农作物，那时生产队种什么，家里也都要种上一点，玉米、小麦、棉花、黄豆、花生都有，就是水稻是不种的，可能地少灌水不方便吧。

宅子东西两边是民沟，直通北面大路边的竖河，朝西又通横河，再向南拐弯后通运河，过闸口一直流经长江，到达东海。开挖的河道，其水系流向，完全看得出家乡人民是富有智慧和远见。民沟两边长着芦苇，在贫瘠的盐花漂白的土壤里，芦苇竟然耸立它不屈的身躯，春天里是它最先破土爆青来到人间，它的根扎进大地深处，就像农民的脚步踏到哪里，就能立足活命，盛开庄稼的果实，它吸进乡野的空气，回报整个春天的气息。夏天青翠的芦叶像一条绿色长堤望不到边际，那里藏匿着许多蔚蓝色的梦。我与小伙伴一起采摘芦叶，做芦叶船放进清澈的水中行驶，带上梦想驰骋千里万里，祈祷将乡民贫穷的日子带走。还经常会遇见芦秆上有鸟窝，毛没长成的小鸟伸着小脑袋喳喳叫，我们会做上记号，过些日子去看小鸟长大了没有，也带一些小虫子给他们吃。打成捆的芦叶扛回家让母亲包粽子。到秋天满沟沿芦叶变黄了，几阵秋风一吹，有不少叶子掉落，芦秆头部开出的芦花非常有气势地摇晃着，这个时候就到了拔芦花季节，带上布袋，另拿几只煮山芋作为午餐，我们会拔上一天呢。

芦花运回家，选一个大晴天将芦花摊开在场心里晒干，冬闲歇工不做农活时，我把干芦花给爷爷做芦花鞋。爷爷做芦花鞋最拿手，他会事先在东滩割几捆江草，此草越长越好，最长的要一米多，晒至半干，然而用木榔头将江草根部分敲几下，使其变得更加柔软有韧劲，待晒得没一点水分了，收起来搁置几天，让它稍微有一点受潮的感觉，开始搓江草绳时，还要把江草往水里淋一下，甩干，撮几根江草为一股，共两股，用一双手把两股江草搓在一起，搓成一股小手指粗细有劲道的绳子。用这种绳子推成的鞋底牢固，再将芦花缠绕江草绳一截一截推压成鞋帮，做得密实耐穿，合脚，又暖和。爷爷帮我做的芦花鞋，比大人穿的鞋要费力气，爷爷说：“阿加，你人小鞋小，但你玩劲大，得把你的芦花鞋推压实质咯”。

我一边看一边帮爷爷的长烟管装烟丝，同时递一把芦花给他。我父亲会做芦

花扫帚，不过做的不多，宅子上每家分一二把，因为踩的都是泥地，芦花扫帚扫地实在是不经用的，只能派掸掸灰尘用场。

我家宅子后面是宅沟，沟沿种着一圈大大小小的树木，西北角是一片小竹园，天热时我躲进竹林纳凉，有时与表弟新洲在宅沟里钓鱼。鱼线是母亲纳鞋底的线，鱼钩也是纳鞋底用的针，点燃油灯，让火苗将针烧红后慢慢拨弯，浮标是剪一段高粱秆做的。蚯蚓多的是，在倒涮锅水的地方挖几下就可以用上半天了。宅沟里的鱼是野生的，那时水质好，鱼多，钓上来的全是黄壳鲫鱼。全年吃不上肉的日子，嘴馋了就想钓几条鱼烧个汤给每天出工干活的家里人吃。有时干脆衣服一脱，跳进宅沟游几圈，顺便摸摸田螺，抓几只小蟹。农闲时，父亲就去跑海滩捕鱼，我会等着父亲晚归，去小路口焦急地张望，只要见到父亲的身影，我大老远唤着向阿爹迎去。父亲从肩膀上卸下花箩，我与姐姐一起分拣鱼虾。当然，父亲捕到的海鱼是不能吃的，那是要拿到小镇换几个钱，贴补家里开销，即使留一碗也挑最小的被网割破皮肉的小鱼。

这些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事，是这个清贫的村庄留给我的最初记忆。童年的村庄与这些往事相伴，纯情而美好，似乎与贫穷、落后、苦难的生活无关。

二

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我们那一届学生高考升学率太低了，仅百分之三左右，我就读的文科一班当年只有一位同学考取了上海第六师范学校，理科班考取的人数多几名。我拿了一张没有任何含金量的高中毕业证书回到了村庄，村庄也没有笑话我，开始了我的所谓有文化没有程度的青年时代。尽管我后来自学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课程，但已经并不重要了。

对于我回村务农，父母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来，可我知道他们心里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跳出村庄，做一个有出息的人。父母的忧伤埋在心底，我只是看不见，同时我猜他们心里也许这样想：“回来也好，多个劳力，结婚生子，一辈传一辈嘛”。此时我去了前哨农场副业连当临时工，工资比在小队高一点，放假时回小队干集体活。村庄里的人结婚早，但没有房子也是结不了婚的。父母又要张罗着造房子，拿出了大半辈子积蓄买了砖瓦，把老宅两间朝东茅草屋推倒，撤下木梁，能利用的门窗也留着，不够的买新材料，在小队中间部位规划点造了四间瓦房。我父亲说，西边两间水泥梁的房子将来给我结婚时住，他们住东边两间架旧木梁的房。房子在顶梁红彩揭下燃放高升时，就在椽子上面盖望板，我用毛笔粘白水泥浆在一块望板上竖着写了“建于1982年”字样，由泥瓦匠反扣在两根椽子中间，在屋内抬头就能看见这个造房年份，多了点喜气与庄重。房子完工，父母一大半心事也算放下了，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找得到老婆的，毕竟读了十几年书。可在那时村庄里都是清贫人家，父母造这几间房是向亲戚借了一点债，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父母的付出我拿什么来报答呢？

我想去部队当兵，以减轻家里生活负担，像我的大堂哥、小堂哥一样在部队

多好啊。可惜我是近视眼，体检卡住了。那个时候我经常去三小队黄家看报纸，一是关心写部队的文章，二是从报纸上看看外面的世界。记得报纸是每个小队都订几份的，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市郊版》等，这是镇里要求村庄订的。报纸一般送到队长家，可我的小队队长住宅离我家远，而三小队黄家不是队长，可能是他家正好在路口，投递员方便就送他家了，离我家又近。我小堂哥的爱人是奉贤南桥人，有了孩子回到我大伯家养胎，小堂哥从部队给小堂嫂寄回一本育儿保健之类的书。但这本书始终没有到我小堂嫂手上，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小堂哥写信回来托家里人到黄家问起这个事，而黄家可能嫌我每天去他家看报纸烦，不负责任地脱口说这本书是我拿的。在小堂哥与我通信时，他在信上还谈起这本书对小堂嫂有多么重要，丢了可惜。我们是自家人，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一个村庄的农耕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荒唐可笑的一面，人的文明意识，在一个中国式村庄里想要达到一定高度是有难度的。而我们这代回乡知青能去哪里呢？正在这个时候，乡镇企业逐渐兴办起来，镇上有砖瓦厂和棉纺厂，我们都排着队想进厂务工，收入要比种田高，但没有门路挤进去上班很难。当时乡镇企业技术力量薄弱，职工文化水平都不高，就提倡借船出海，依靠市区国有企业的技术、业务、销售渠道进行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联营，市区国有企业代表工方，乡镇企业代表农方，厂长一般由工方派出代表担任，农方由镇里任命一名副厂长。

乡镇国集联营企业成为八十年代一个特殊产物，此后一直持续了20多年，解决了大批回乡知青的出路。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了一个联营企业，担任秘书、办公室主任。我的村庄在同一个厂上班的人不少，有的男女青年谈了恋爱，不到20岁结婚成家也有好几对。八十年代中期，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村庄每个户口都分到了责任田，年轻人结婚后都有了几亩承包田，白天上班，闲暇时种田，顾着两头十分辛苦，收入多点，但多不到那里去，生活好像并没有多少改变。

此时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介绍人是我一个厂的女方的亲戚，跟我说她的这个亲戚在棉纺厂工作，与我同年龄，是厂里第一大美女，人品好，眼界高，不知有多少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没看上对方。我对介绍人开玩笑说：“要是我没看上你的亲戚大美女，她岂不大受打击？因为只有她看不上人家，还没被男人看不上的经历呢”。介绍人一个劲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你会看得上她，她也会看得上你”。结果在1986年，这个纺织女工嫁到了我的村庄，成了我的妻子。那个亲戚介绍人一点没有夸大其词，她哪里仅仅是棉纺厂，就是整个镇上也是最漂亮可爱的女性之一。

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南方打工风潮吹到了上海，村庄很多年轻人不满足乡镇企业年收入800多元的待遇，想造一幢楼房改善居住条件不知何年何月，于是大批有梦想、有追求的男女青年逃离村庄，去大城市寻梦。我与妻子也成为村庄第一批寻梦者，来到了广东惠州市外资企业工作，我当上了经理职位，将未到上学年龄的女儿寄托在岳父家照顾。而后来当我们回到村庄时，女

儿要升小学四年级了。

1996年，我从南方回到村庄，再不用父母操劳，在村庄新宅地造起了200多平方米楼房，女儿也从岳父那边的小学迁到自己的村庄上学，妻子去了镇上最好的一家企业工作至今，我在市区一个单位工作。

三

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已人到中年，也更加理解一个人的村庄的意义。村庄或许不全是安身立命的依靠，但绝对是我生命的源头和精神回归的领地。

每个双休日，我即返回自己熟悉的村庄，每一条小巷哪家俊媳妇开的烟杂店，村口老槐树上喜鹊窝添了几只小喜鹊何时出窝飞走，小路口拐弯的社场牛棚北角那几条玩闹的狗的名字，村庄里哪个老人不在了，沈家的外来媳妇独自跑回云南老家，程家老二的孙子赌钱输了一间房，小木匠没活做了到市区开出租车，嫁在一个村庄的顾家小女儿生了个大胖儿子，赵姐的女儿考上了上海名牌大学，陈家种的水稻产量最高，王家儿子在外工作赚钱开回了私家车，年轻一辈几乎家家有楼房、高档电器齐全——我都非常清楚，时刻关注和惦念。村庄并不仅仅是概念上农民聚集生活、生产的地方，它是你的出生地，即便你长大离开、户口迁出了，但在你填写履历表时，它依然是你的惯籍；如果你后来在别处工作生活，但这里还是你的故乡；更多的是一辈子呆在村庄里，过着普通平凡、朴实勤劳的一生，与村庄一起老去——这些点点滴滴写成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同时寄托着我的永不泯灭的情怀。

2010年10月，当村庄最后一茬金灿灿的水稻收割完成，我的村庄拆迁了。我回去时，看到父母亲在路口怅然若失地等我，那种神态流露出百般的无奈和难舍。父母亲随我走回与老宅东南角十几米距离的楼房，我家房子墙壁上用红笔划一个大圆圈，圆圈中间写着红色的“拆”字。

我相信，从村庄老百姓的房子上，是会看得见一个村庄经历的，它既是历史的遗物，又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从太祖辈垒泥为灶、芦苇秆搭成的杯洞舍，到茅草房、砖瓦房、楼房、别墅，村庄走过了几百年岁月。而现在，村庄数千人散居借住在外村外乡，近五年了，至今都没有拿到新房，我都不知道同队的邻居乡亲住在哪里？更不要说碰面了。

村庄族氏亲戚有大事相约才能聚拢一起，平常也如失散一般几乎没有联系。记得有一天姐姐给我打电话，问我双休是否回来？母亲关照要为爷爷奶奶及太祖辈迁坟。时序大安节气，村庄里迁坟是件大事，我推开一切杂事，答应姐姐回来办这件事。

那天早晨，天阴沉沉的，风大寒意浓。我刚到老宅子东边三小队地界的路口，一辆面包车从北边车口开来，一个急刹车停在我身旁。母亲带着姐姐、嫂子跨下车，最后下车的是二堂嫂，她们每个人手里拎着一二只袋子，有塑料袋、蛇皮袋、布袋，驾驶员下车时帮忙还拿下一只塑料桶。姐姐对我说：“给爷爷奶奶、

太祖的锡箔、纸钱、老酒、糖果糕点等祭品都办齐了”。二堂嫂接着话告诉我：“你大伯大嫂年纪大，不出门了，大堂哥、小堂哥、堂姐打过招呼不来了，我就代表他们啦！”小伯一家搬到他大女儿那里去了，住得远，联系不上。我哥哥在青浦上班，跑不开就让嫂子来了。我们聊过几句后，先到爷爷奶奶灵骨埋葬地，原先是一块三小队的庄稼地，拆迁后这里是一片荒地，民沟填平，树木移走，地边的房子没有了，到处是废墟，根本找不见坟茔的具体位置，只能挖几捧泥土，烧过纸钱，唤几声爷爷奶奶、太祖，带你们到别处安居！

车子一路向西北方向开去，约二十多分钟，到了一个叫北八漊的小渔港，是十七大队范围，我的村庄安排集中迁坟的所在地。墓地，是一个敞开式的水泥浇制的开阔地带，一个个墓穴有序地排列着，西临八漊河，东靠一丛柏树绿化带，看上去环境干净整洁，倒是块风水宝地。我打开红油漆瓶，用毛笔在黑砖上写一个名字，然而将两块写上爷爷奶奶名字的黑砖并列安放于墓穴，同时装进灵骨之地的泥土，合葬在一起；太祖及太祖辈兄妹也分别写了名字安葬。最后，我打开酒瓶把酒洒在墓穴四周，让先人饮上一口家乡的酒，我的母亲一行将带来的祭品全部取出，以作祭奠告别。

迁坟办妥，我回到单位上班，平常无事与亲戚联系不多。

在2012年春节前，从老家村庄传来二堂嫂得病的消息，我感到很意外。我记得二堂嫂嫁到老宅子与二堂哥成亲以来，身体结实健康，她几乎每天要去出工，即便下雨天，她披一件破雨衣在自留地瓜棚架下壅土扶苗，寻着活做。她的勤劳节俭，与人和善相处，邻里乡亲都是晓得的。二堂嫂生养了两个儿子，她与二堂哥夫妻俩在大伯家后园新宅地造了一幢楼房，迎进两房媳妇，一家子日子越过越好。尤其是村庄拆迁田地没有了，二堂嫂依然一天也闲不住，与失地老姐妹们起早贪黑四处寻活打临工，每月挣几千元工钱，她得意自己65岁年纪还赚得着钞票。可是，有一天二堂嫂想起床去干活，她突然觉得怎么没有一点力气呢？这张按在外村暂居地的床，像有魔力把二堂嫂吸住，身体竟然不听使唤。二堂哥一看苗头不对，叫上两个儿子，将二堂嫂送到上海大医院就诊。医生检查过后即下了病危通知，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二堂嫂住了二十多天医院，她感觉好一点就吵着要回家，她对二堂哥说：“打针吃药，小镇医院方便，回去！”二堂哥是个老实人，他知道拗不过二堂嫂，再说家里人都清楚她患绝症，已是晚期，只是没让她知道而已。

我得知二堂嫂生病是春节前夕，她刚从医院回家不久。那天我与妻子一路寻找二堂嫂的住处前去探望，她的房子借的远，不熟悉路，向多人打听问路，总算找到。门虚掩着，我和黎娟各叫了几声，二堂嫂才从里屋走出来，见她的气色不错，带着笑声说话，从柜子里取出准备过节的花生袋子，解开袋口抓几把花生，放到台子上让我们吃。这时，二堂哥从菜市场买菜回来了。

这是村庄拆迁后，我第二次见二堂嫂。我的心里有不少伤感，却不能当着二堂嫂的面流露，也想着这次或许是医生的误诊。此后一个多月，二堂嫂在弥留之际，二堂哥把她送到小镇医院，陪她走最后一程。村庄里老古传下的风俗，自己

家没有房子，人是不能在借居的住所临终的。对于许多拆迁户来说，这些年，有病人离世的时刻，家属就要将病人送小镇医院作最后的停留。所以，有多少人家希望早一天能拿到拆迁安置房，过正常人的生活，让走的人也安心！2012年4月的一天，在小镇殡葬服务中心，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二堂嫂的遗容。唉，人生一转间，阴阳两隔。

拆迁，一段农业历史戛然而止。我的村庄，开始在记忆里漂泊，流浪，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村庄，在这个地球的一角，永远消失，长眠于土地之下。

前段时间，我思念心切，独自去看村庄。在老宅子的地基上，横躺着些许断垣残壁，通往东民沟一段水泥小路，曾是我亲手砌筑的，尚有碎裂的印迹，一座水桥板沉没沟底，沟边有几枝草，像受了惊吓倒伏于瓦砾之间，前院曾经种植的一块绿叶蔬菜地，变成一片荒野——若干年以后，这里也许耸立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成为一个新城。

在将来仰望新城时，那些失去村庄，失去土地的百姓，散居多年的非常态下的生活，我想他们心中的喜悦会多于忧虑呢，还是别的什么？我现在无法知道。

我的童年的纯情，青年的梦想和爱恋，中年的深情与村庄渗透，村庄的一粒粒粮食、新鲜空气、花开遍野、诚挚人情喂养了我的文字。也许这些文字像我的村庄一样贫乏，少于富贵气，但肯定看得到些许点燃灶膛、赖以生存的人间烟火。我一直以来被这种烟火散发的光所指引——我的村庄是我文字的出发地和精神世界的归属，难以释怀的情感，将珍藏一生。

我与这个村庄的关系，同样是我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知道了我与村庄的故事，也就更方便了解我的创作、生活和文字的关系。

丁惠忠

2015年6月改定于上海

目 录

自序：我的村庄	001
---------------	-----

第一辑：蔚然人世

认识自己	002
在惠州的日子里	004
岁月那边的日子	008
人生第一	010
人生自重	012
善缘	013
热闹尽止	015
简单生活	017
远离享受	019
男人存钱	021
储蓄人生	023
不泯情思（16 章）	025
那一股渴念	025
爱语	025
走过自己	026
给她	026
五月	026
鹰歌	027
向往	027
故乡路口有棵树	028
路	028
台阶	029
树语	029
碑	029
种子	030
呵，小溪	030
秋情	030

览读江海	031
文学，让我们回到天堂	033
一切是否安妥	036
改变一生的命运	038
见证“永昌号”沉没	045
英雄无悔	050

第二辑：世事百态

明天，你去哪里上班	056
请别掉进钱眼里	057
5月31日不抽烟	058
由自己决定	060
生命不是一次轻率的旅行	062
生死不易	064
太平真富贵	066
活得其所	068
朋友请我做“下线”	070
蒙尘往事	072
第十八个保姆	073
光荣之家	077
芳儿和她的父亲	079
托付一生的温暖	081
老李编辑一家人	083
故乡的土地	085
百婆	087
想起那条无名河	090
办事	093
创造人生	095
退休的日子	097
难忘钟宣	099
湘虹，你在哪里	101
毕弟	103
知青小伍	104
下岗生活	105
最后要求	107
打井师傅	108
老兵回家	109

阿水	110
惠州姑娘	112
福伯	114
寻梦南方	116
中国女性系列散文 (4 篇)	121
中国乡妹子	121
中国女老板	123
中国女作家	127
中国都市女	129
自行车的岁月	132
故乡笔记	134

第三辑：驿路印记

想念植物与蛙声	142
写给地球的一封信	144
营造心灵的大厦	146
麦子熟了	148
倾听北京的声音	150
冬天小记	152
南海涛声	153
上海小镇	154
太湖札记	157
叩首灵山大佛	159
历格岛印象	161
写不尽罗浮山	162
云顶高原	165
新加坡散记	168
在泰国洗头	171

第四辑：浮生若梦

爱情深处金石可透	174
为爱等待	176
天涯情网	177
初恋是一幅《五月》的画	179
随缘	184
爱人，我怎舍得让你走	189

我是个坏女孩	195
流浪爱情	198
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	203
收藏生命的布口袋	207
谈一段诚挚的恋爱	211
海誓	216
童年欢乐在春天开始褪色	221

第五辑：太阳之眼

位置	226
生前悼词	228
池莉，写你的小说去吧	230
境界	232
读木斧先生的《生活》小记	234
拷问灵魂——评吴振尧长篇小说《萍水相逢》	236
文学之旅——读钟宣诗集《拾韵》随笔	239
梁力文的画	241
硬朗沉重——读卢玮的书法作品	242
《八十岁老人的“红娘”路》写作手记	244
真诚书写生活（跋一）	248
聆听智者的声音（跋二）	251
后记	253

第一輯

蔚然人世

认识自己

世事人事纷呈而触及普通百姓生活一日更甚一日。物价上升，挣钱维艰，心态浮荡，书信简约……经常看到听到碰到这些事，心里就难免拐个弯问问：“这是什么缘故？”

倒不是缺乏商业社会铺陈出现代生活的耐心，也并不惧怕被挤兑出人生竞争舞台，主要是那种宽泛的生活被烙上一种价格倾销，我们还来不及计算它的合理性，不由你选择却让你去承受它，这颗心就很难平静下来。

这些年，我人在南方，心却时常泳游在上海静水和家园亲情中，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感悟。唯有寄情于心语的是写封信或打个电话，说一说人在南方生活的大概情形，往深处说实在是情怯的，既没有像样的轿车，漂亮的住宅，又不曾笙歌曼舞，佳人相拥，就连吃饭问题还得算了用。原想涉足商海验证条条大路究竟通不通罗马，其实走不多远自己仍是个写字的。宽容自己，心自然变得沉静。然而，写家信或友人信很久以来一直不长，摊开一张白纸，写一句“一切是否安妥”后，那些方块字便固执地凝缩笔管里的墨水，围结成我的江南静水，舀一勺都是乡情啊！

收到的来信很多，但都写得言简意赅，一张纸半张纸，情深不在话长。最近，收到倪平的一封信，倒使我连续读了两遍。像他那样的脆弱和自责，眼下的男人似乎是不多了。倪平说不久前一天，突然发觉自己活得缺乏意义，以前那种金钱上的优越感受到威胁，而且奇怪自己长期倚仗这种荒唐的优越感生活，他认识到带给自己幸福的不会是金钱。倪平是我10多年的老友，文学使我们结下了不泯的友谊。这些年我们一南一北，离文学都远了一些，下海经商、开店练摊的忙开了。但是，倪平的自责我是最清楚不过了，主要是疏离文学引起一种精神上的空泛，甚至是苍白。所以，他认真地说：“你不会相信我做生意赚大钱，我也不会相信你干别的会比写文章好！”他竭力提倡回归自我，重新拿起笔……是啊，一个人尽可以腰缠万贯，但在暴发户眼里，还不是一个穷光蛋！左邻右舍，邻里乡亲的绝不会崇拜你的金钱。我们似乎都丢弃了很多珍贵的东西，睡了一个大觉，现在有点醒了。一天过去了上午，还有下午半天，这谁都知道，可沉迷其中

时消逝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我们远足的生命和与之延伸的精神内涵。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现代社会已提供了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其成为生活的缘由，生命的源头，自会体验到活得其所，以免年老时回望历程竟是白纸一张，连一点乡愁都无所依托，那是怎样的人生光景?!

1995年7月28日《惠州商报》

1995年9月2日《珠江晚报》